

## 執筆說教養，執矛做評鑑—醫學人文典範的黃崑巖

文/吳成文

最後見到崑巖是在台北醫大的附設醫院，當時，崑巖在北醫附醫進行一項手術，我因為曾經擔任過北醫大的董事長，崑巖的醫師與我也相熟，一知道這他住院的消息，自是急著探望。

醫界常稱許崑巖是一位風度翩翩、文情橫溢的醫學教育家，但是鮮少人知道崑巖的幽默。我自回國後，與崑巖因為醫學研究的媒介，多所接觸，日後他又在國衛院任職，所以，一見面，兩人自然噓寒問暖，敘起舊來。我當時還對他說，你生病不到成大反而到北醫，看成大不生氣才怪！幽默的崑巖說，聽說這一位醫師也跟您做同樣的手術，有長官打前鋒、擔風險，我當然要來啦！兩人哈哈一笑，感覺真有默契。

隔沒多久，又聽說崑巖因為不慎摔跤受傷，回到美國養病。在醫院中的那場兩人捉狎的對話，竟成為我們的最後一面。現在對崑巖的回憶，還一直停格在當日的嘻笑中，無法散去。

崑巖是我台大醫學系的學長，但我與他相交卻是在 1988 年回國於生醫所任職之後，當時崑巖已經將成大醫學院經營得有聲有色。崑巖是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他一手籌畫成大醫學院的建築、醫學教育事務，非常具有理想性地將專科學識結合人文素養放入醫學教育中，然醫學院最重要的學術研究風氣，崑巖更是不落人後地鼓勵醫學系的學生參與。

崑巖鼓勵醫學系學生做研究，在學生研究年終期滿時，還特別邀請學者到成大評核學生的研究成果報告，打分數，給獎項，我就曾經擔任過學生研究成果報告的評審，記得當年表現傑出的學生現在已經有人回到成大任教，崑巖為成大蓄積研究的人才，涵藏著一位教育學者耕耘的心懷。

崑巖做事有其獨具的態度。國家衛生研究院於籌備之初，到各大醫學院進行溝通說明，得到醫學院的一致支持，唯獨崑巖卻不表認同，為這事，我特地去台南與他一晤，當時崑巖的考量是擔心研究資源集中北部，不利學術的平衡發展，但當他知曉國衛院設立宗旨為支援、整合全國醫界的醫藥衛生研究，轉而大力支持，甚至日後到國衛院任職；從這事，可以看出崑巖的行事風格，有他自己的判讀與想法。

崑巖成大醫學院第二任院長任期期滿之際，原計畫下任，但當時已經轉任國科會主委的夏漢民教授覺得成大醫學院在發展長期的考量下，還需要崑巖的助力，因

此希望我邀那時掌管科技的李國鼎先生以及成大馬哲儒校長，崑巖、夏漢民，以及我，在餐宴中一起說服崑巖考慮續任。這一場餐會，把崑巖留了下來，也為成大醫學院打下更紮實的基礎。

而崑巖在成大之後的事業中心，自然是國衛院了！崑巖在這一任成大醫學院院長屆滿前，我與國衛院院內研究業務處的張仲明處長一起到台南去邀請他卸任之後到國衛院，希望借重他創建成大醫學院的經驗，為國衛院將來院區的建築提供寶貴的能力。我永遠記得當時崑巖的回答，他非常高興地說：即使你不來找我，我也會去找你，就算是作義工，我也要參與國衛院的建院，因為這是國內醫學界的大事。

國衛院為學術研究機構，崑巖以其長才思為國衛院的建院效力，在學術上也有自己的興趣，他計畫進行針灸的臨床研究。那時刻國衛院臨床研究組組主任為何曼德院士，何院士對中醫藥的科學臨床研究也有很高的興趣，所以，崑巖到了臨床組擔任副組主任。何院士與崑巖兩人興味相和，同是人文素養深緻的學者，在臨床組兩人無話不談，成為好友；這也是日後何院士退休回美，崑巖暫代組主任的緣由，因為他可以將何院士對臨床組的理想延伸下去，直到新任組主任蘇益仁教授接掌替續。

崑巖對國衛院的建院規劃卓有貢獻，他從國衛院的院徽(Logo)，到園區的整體規劃，以及院區建築物的設計全貌、景觀空間，無不親自參與，提供精闢意見，今日國衛院的同仁得以在竹南的院區專心工作，相信一迴廊一思情，大家都會記住崑巖曾經投注的心力。

說起崑巖，醫界一定不會漏掉 TMAC（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大家都知道 1998 年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的國外醫學教育與認可委員會，以其標準評定我國的醫學院評鑑為「不相比擬」(non-comparable)，這對我國醫學教育為一大震撼。因為美國不認可我國的醫學教育評鑑，未來，我國的醫師前往美國甚而其他國家其醫師資格的認可都有問題。為了這事，教育部找上國衛院。

教育部邀集國內所有的醫學院院長，以及我參與會議。教育部表示，美國的國外醫學教育與認可委員會，對於我國醫學院的評鑑有許多意見，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謂專業與公平客觀的評鑑，在於美國醫學院的評鑑為由學會負責，但是以台灣學會的組織形態以及專業能力，勢有不足，教育部認為國衛院的角色超然，希望國衛院承擔這個重責大任。

其實國衛院為學術研究機構，職能角色未必合適，然身為醫界的一份子，責無旁貸，而為慮及評鑑的品質，我對教育部以及與會的所有醫學院院長表示：必須由教育部正式委託國衛院進行評鑑事宜，而未來國衛院若有任何評鑑的決議，教育

部必須公正的執行，且各個醫學院也需整體配合。一席話，大家均表同意，國衛院擔起了醫學院的評鑑事務。

當時崑巖已經到國衛院任職，這一個重大的責任非他莫屬，在於崑巖有興辦醫學院的成功經驗，回國之前也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擔任教職將近二十年，瞭解美國與台灣之間醫學教育的異同，有他主掌，最為合宜。國衛院於 1999 年成立 TMAC，我國的醫學院評鑑工作，在崑巖的掌舵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關鍵時期。

這不是一個輕鬆的工作，除了與國內醫學院有關評鑑內容的折衝、開始細慎的評鑑之外，還需要前往美國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申請、答辯的工作。崑巖以他嫺熟的行政與學識能力，於 2002 年 3 月以主任委員的身份前往美國為我國的醫學院評鑑工作進行答辯，這是一次成功的任務出擊，我國醫學院的評鑑終於獲得美方「可比擬」(comparable) 的認可。崑巖帶領 TMAC 團隊為我國的醫學教育打了一場勝仗，也建立了我國醫學教育評鑑的新面貌。

2002 年教育部希望所屬的「醫教會」扮演對醫界扮演更積極的功能，希望我推薦人選。崑巖以醫學倫理為軸長期關注我國的醫學教育，TMAC 在他手中且發揮如此卓越的功能，醫教會若要扮演更進一步的職能，崑巖為不二人選，這時我又推薦了崑巖。

崑巖於醫教會任內思索台灣醫界的長期發展，撰寫台灣教育白皮書，同時結合 TMAC 的功能，制訂評鑑的短、中、長期目標，希望我國的醫學教育更加健全。這時，也是 TMAC 在國衛院階段性任務結束的時候了。2006 年，我自國衛院院長下任前，教育部成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為一個專責獨立的評鑑機構，我認為醫學院的評鑑必須納入其下，因此對教育部說明國衛院的階段任務以了，TMAC 回歸教育部。

同時刻，崑巖也自國衛院退休，轉往中國醫藥大學。日後，我到陽明醫學大學，一南一北，兩人見面的機會不多，北醫附醫的那一場會晤，感覺彌足珍貴。想起崑巖的一生的風采，他如玉樹臨風，才華橫溢，精通臺、中、日、英、法、德各國語言，又撰書不輟，所書所寫均與人文的素養有關，充滿深度哲思。他常教導學生，先學做人，再學當醫師；他說，學做小事，再做大事；短短數句，蘊含為人處世的行事準則。也無怪乎，在 2000 年總統大選的辯論會上，崑巖受邀擔任發問，他會不緩不急地問總統候選人「何謂教養」的問題了。

崑巖精彩的落幕了，但是他獨樹的風範卻是我們恆常的記憶。無論是他對莘莘學子醫學教育的用心、對 TMAC 醫學評鑑的戮力、談社會教養的循循善誘，以及那風度翩翩的幽雅氣韻、我與他最後一席話的趣談對應，將是永遠的懷念。